

Resonance and Intertextuality: Borges and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YIN Huiling Alba Saura Clares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Spain

Received: July 26, 2023

Accepted: August 2, 2023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YIN Huiling & Alba Saura Clares. (2023). Resonance and Intertextuality: Borges and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4), 010–01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02](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0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02>

Abstract: Jorge Luis Borges, a famous novelist, prose writer, and poet from Argentina,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Chinese philosophy. In his novels, poem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nterviews, he often cited or mentioned Chinese Taoist ideas and allegories. In this pap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orges' works and Chinese philosophy (resonance) will be discussed from the world outlook, the space-time outlook, and the outlook of birth, death, and fate. Furthermore, the intertextuality, or adaptation, will be revealed through the careful analysis of Borges' misappropri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in his works.

Keywords: Borges;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resonance; intertextualit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YIN Huiling, a student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and Spanish Literature Studies. Alba Saura Clares is a professor and a doctoral supervisor of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Spanish Plays Studies.

共鳴·互文性： 博爾赫斯與中國道家哲學

尹慧凌 阿爾巴·S. 克萊爾斯

巴塞羅那自治大學

摘要：阿根廷著名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一直對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哲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他的小說、詩歌、文學評論和採訪中，經常引用或提及中國，尤其是道家的哲學思想或寓言。本文將從宇宙觀、時空觀以及生死與命運觀等方面來論述博爾赫斯作品與中國哲學之間關聯，即共鳴，進而通過具體的分析揭示在博爾赫斯的作品中他對中國道家哲學的「挪用」，或者說改編，即互文性。

關鍵詞：博爾赫斯；中國道家哲學；共鳴；互文性

引言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1899—1986)是阿根廷著名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家之一。在1980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採訪中，這位阿根廷作家說道：「我有一種感覺，我一直身在中國。我在捧讀赫伯特·阿倫·翟理思的《中國文學史》時我就這麼覺得。我多次讀過《道德經》的許多種譯本。」^①這位作家一直對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哲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他的小說、詩歌、文學評論和採訪中，經常引用或提及中國，尤其是道家的哲學思想或寓言。即使在不是直接明顯的引用或提及，我們仍然可以察覺到博爾赫斯作品中的哲學思想與中國哲學的共鳴。然而，與這樣的文本共存關係隨之而來的是文義的偏差，也就是說，博爾赫斯對中國哲學的解讀與原始文本中哲學思想之間的差異，而這一現象也成為了許多學者論證博爾赫斯為東方主義的證據。本文將從宇宙觀、時空觀以及生死與命運觀等方面來論述博爾赫斯作品與中國哲學之間關聯，進而揭示在博爾赫斯的作品中作者對中國哲學的「挪用」，或者說改編，即互文性。

一、共鳴：博爾赫斯與中國哲學之間的關聯

(一) 宇宙觀

「哲學是博爾赫斯編織他的文字迷宮的原料」^②。他充滿哲思的語言他建立了自己的文學世界併發展了自己的宇宙觀，而其中，無論是對世界的本原抑或對時間和空間的理解，都能看到與中國道家哲學的共鳴



之處。

道家被認為是一種解釋世界和人類的思想體系，它不僅凝結了中國祖先對宇宙的認識和解釋，也凝結了治理社會和對待人民的智慧。同時，這個學派的所有思想都以「道」為基礎，而具體內涵也在不同語境之下區別與發展。在道家代表人物中，老子這樣揭露萬物本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③；莊子則繼承了老子的觀點，也認為天地萬物的根本源頭：「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④。「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它體現了道家思想家們尋求終極，也就是本體論中的根據和本質的願望，而這恰恰與博爾赫斯的哲學觀不謀而合。在博爾赫斯的眾多虛構小說中，不乏看出他對「終極」的探索。

「阿萊夫」本是希伯來語的字母，指無限的純真的神明；據說它的形狀是一個只填之地的人，說明下麵的世界是一面鏡子，是上面世界的地圖；在集合論理論中，它是超窮數字的象徵，而博爾赫斯則用它來命名宇宙的終極。在《通天塔圖書館》中，他直接將宇宙等同於無數個六角形構成的圖書館，它「包羅萬象」，「任何個人或者世界的問題都可以在某個六角形裏找到有說服力的答案」^⑤，而它名字本身也只是一種代號、一個象徵，「在某些語言裏，「圖書館」這個符號承認了「普遍存在的、永久的六角形回廊系列」的正確意義，但是「圖書館」也是「麵包」或「金字塔」，或者任何其他事物，解釋詞也有別的意義。」^⑥

在博爾赫斯的筆下，阿萊夫是一種宇宙的本原形式，而圖書館，是一種世界運行發展的規則，這些都證明了博爾赫斯和道家哲學的共同之處：都在探索尋找乃至用非自然的語言書寫世界的本原與規則。

與此同時，二者對世界之法的具體描述也有重合之處。都認為這一規律、法門是難以分析、難以把握的，而無序是唯一的有序。

老子在最初定義「道」的時候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⑦。於此同時，道「先天地生」而「周行不殆」，即其無始無終，不拘泥於時間和空間。總之，道是一種最高抽象度的哲學概念，是老子用來把握和描述宇宙萬物本質和規律的工具。相較於老子的「道為無」，莊子的觀點則可以用「道為一」來總結：「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所不容，淵淵乎其不可測也」^⑧，莊子的「道」是存在於世間萬物的。綜上所述，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都認為宇宙的本原和規則，道，具有不可言說性（超越語言和感官）和普遍性（與萬物的普遍聯繫）。老子更強調道的先驗性（存在於時間和空間之前），莊子更側重內在性（存在於萬物的內部）。

博爾赫斯在他創作的不同故事裏塑造的「終極存在」都與以上的四個特性產生共鳴。在直接以中國故事為背景的《關於宮殿的寓言》裏，故事中的詩人朗誦的短詩更加接近「道」，博爾赫斯刻意給這首詩蒙上了面紗，非但模糊了詩歌的長度和類型，又隱去了詩歌的內容，只說詩歌已經失傳，而「有人認為只是一行，也有人說不過是一個字而已」。但是，僅僅是這樣的一首短詩，卻也「包容了整個那座龐然的宮殿以及其中的所有細部」^⑨，在《阿萊夫》裏，「我」看到宇宙空間都包羅其中，看到了難以理解的宇宙，卻難以用語言表達的中心，同時，博爾赫斯的終極存在也具有內在性。在《阿萊夫》的後記中，「我」留下了關於「阿萊夫」的反思：「難道石頭內部存在阿萊夫？當我看到所有事物時是不是也看到了它？」^⑩

（二）時空觀

從宏觀來看，道家和博爾赫斯都認為宇宙是無限的卻又變化的，無序是唯一的有序，變化是唯一的不變，不定是唯一的確定。而時間與空間，作為人類感知宇宙運行的兩個維度，也展現出了無限性。而這樣的

無限性是建立在主觀性和直覺性的基礎上的。

《通天塔圖書館》中，圖書館的無限既無科學的論證也並沒有前人的證實，人們依靠門廳裏鏡子的設置的意義來推測。神秘主義者聲稱的環形房間和迴圈的書非但「言辭含糊，其證言也值得懷疑」，並且只有於「心神迷醉」之間才能見到。同樣的，無限的「阿萊夫」得在飲過白蘭地之後的微醺狀態下才能看見，難以走出的黃帝的宮殿也被描述為存在於「現實」和「夢境」之中。所以，比起一種客觀事實，博爾赫斯的無限是一種頓悟，一種福至心靈的直覺。

同時，博爾赫斯描述時間無限性的手段之一就是將某個片段無限地拉長。在這個過程中，客觀時間是確定的、有限的，但是人的主觀體驗卻被延長甚至無限。

《阿韋力諾·阿雷東多》中，在主人公計畫刺殺總統因而自知時日無多的那段自我封閉的時間裏，「時間仿佛是緩坡上徐徐流去的河水。阿雷東多不止一次地達到那種沒有時間概念的境界」^⑫。在《神的文字》中，神於天地初開時寫下一句防止不幸的句子，這些文字可以永不泯滅，無限流傳。而「我」是一位祭師，原本在石牢裏「離死不遠，幹等神道為我安排的下場」，卻通過回憶「抗拒年月」並獲得了「直覺那些文字的特權」。就在這樣的將死狀態下，「我」得以用「漫長的年月研究花紋的次序和形狀」，在「一夢套一夢」中體驗永恆。正如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博爾赫斯敘述的那樣：「人會逐漸同他的遭遇混為一體；從長遠來說，人也就是他的處境」^⑬，也就是說，人在主觀意識中的時間才是他真正體會和經歷的時間，所以時間的無限也可以在主觀意識裏達成。

在道家的觀念中，時空作為道的衍生物，如同道一樣是無限的。萬物都起源於「道」，包涵著「道」，自然也繼承了「道」的無限性。正如餘年順在他的《莊子時空觀探析》中說：「時空是道的體現，同樣是無限的」^⑭。

正雖然在道家看來，「道」是難以言說，是難以全面認知的、不受時間和空間束縛的絕對，但是，老子和莊子都認為它在莊子看來還是一種人的精神可以達到的理想狀態，是人的心境可以到達的精神狀態。人可以通過精神昇華的思想活動將自己與「道」相聯系，進而擁有「道」的不受束縛的境界，而到達這種狀態就被稱為「得道」。「得道」的唯一途徑就是順應自然，用心去感受於萬物之中的「道」。在《逍遙遊》中，莊子借著大鵬「水擊三千裏，轉扶搖而上者九萬裏」的寓言來傳遞人在得道時超脫時間和空間的狀態，並在故事最後給出解答：「若夫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⑮。而他對得道之人的描述也是「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也就是說，在莊子看來，人可以通過內心的充實到達「道」的境界，最終可以超脫生死，和道一樣無始無終，不受時間與空間的束縛。

正如餘年順所說「這種境界是由人與自然的融合感所產生的，表現為人在靜觀默察中以整個身心去感受外物，這是一個精神境界上的交融，是把自身置入對象之中，不是從外部瞭解自然萬物，而是從自然事物本身，達到心物一體，物我同一的心理體驗」^⑯。所以說，道家的時空的無限性是主觀的，也是直覺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道家的這種境界和博爾赫斯故事中虛實合一相是相同的、共鳴的。在道家思想中，美醜、大小、是非乃至生死都因為「道」而模糊乃至消除了對立的界限。莊子先承認了辯證法角度之下事物的相對性，但隨後又否定了相對性發展到極端所帶來的相對主義，進而消解了二元對立。這也就恰恰和博爾赫斯的思想重合，他借用「夢境」的元素同樣消解了生死、虛構和現實的二元對立。《關於宮殿的寓言》裏「現實和夢境攪混在了一起，換句話說，現實已然變成了夢中的景象」^⑰（博爾赫斯，2016：49），《環形廢墟》裏「我」創造了一個幻影，卻最終發現自己也不過是「做夢人的夢中」裏被夢到的人。《神的文字》裏「你的醒並



不是回到不眠的狀態,而是回到先前一個夢。一夢套一夢,直至無窮,正像是沙粒的書目」^⑧(博爾赫斯, 2015: 133-137)。博爾赫斯的作品裏夢境常常與夢境相連,而時空也通過這樣一個環環相扣的方式達到了無窮。

(三) 生死觀、命運觀

正如上文所探討的,對一切對立界限的模糊乃至消除並不僅僅局限於空間上的虛實難辨,更延伸到了時間乃至生死之中。二者都利用辯證法打破了事物的相對性之間的純粹對立,否定了事物的兩面性。也因此,生與死之間的對立也被模糊消解,或者說,死本身的含義已經被解構了,死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生,而這也就構成了一種迴圈反復的生死模式。而這便是莊子所說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生同狀」也是博爾赫斯的《環形廢墟》和《神的文字》裏所描述的一個夢中的死去便是另一個夢中醒來的模式。雖然二者都對死亡進行瞭解構,消解了死亡所帶了恐懼感,但是卻並不否認命運的存在。

在老子眼裏,道既然是萬物發展運行的規則,則同樣也控制著人的生死禍福。莊子也把人的命運視為人的一種先驗的屬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⑨,也就是說,萬物在生成之間就已經各自擁有不同的職責和命運,並且他還說,「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意思是說,這些事先定好的命運是不可以改變的。

博爾赫斯作品中的人物,也常常是鬥爭之後依舊難以改變命運。《秘密的奇跡》裏,赫拉迪克雖然在主觀時間被寬恕了一年的時間來完成劇作,但是他現實中的客觀死亡時間並沒發生改變。《等待》裏,主人公為了躲避追殺隱姓埋名,一直謹小慎微,膽戰心驚地生活,卻最終還是被仇人找上門死於夢中。《南方》裏的達爾曼於在病入膏肓的夢裏奇跡般地治癒了敗血症,但是故事最後一句「達爾曼握著他不善於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便暗示了他的終會死亡的結局。

可見,無論是博爾赫斯還是道家,都並不否認或者回避死亡,他們承認死亡的必然性,但是更打破了死亡和生的界限,消解了死亡帶來的恐懼。

二、互文性:中國道家哲學在博爾赫斯作品裏的引用

前面的論述顯示,博爾赫斯的哲學觀點與道家的哲學觀點之間存在很大的一致性,他們在許多關鍵特徵上重疊,並相互共鳴。這種關係是間接的和內在的,必須通過對其他文本的闡述來挖掘探索。互文性則是一種直觀和直接的文本關係,這裏闡述的互文性,具體指的是博爾赫斯對莊周夢蝶,梁王權杖的典故以及其他名言的引用或者提及,它們反應了映射在博爾赫斯作品裏的中國道家哲學,同時也被許多東方主義的批評家們視為論證博爾赫斯的他者視角和東方主義者身份的例證。

(一) 莊周夢蝶

莊周夢蝶可以說是博爾赫斯最常引用的中國寓言,他自己都在哈佛大學發表的講座裏說道:「我不記得在上次的演講中我是不是引用過中國哲學家莊子的名言(因為這是一句我經常引用的名言,我一輩子都在引用這一句話)」^⑩而他在這裏所說就是莊周夢蝶的故事。

博爾赫斯的《時間的新反駁》是他對這個寓言論證得最全面和細緻的一篇，他借用貝克萊和休謨的觀點對這個寓言展開分析。他先圍繞貝克萊一系列「否定物質」的言論得出「貝克萊否認在感官印象之後有一個客體」，又自然而然地介紹了自己對休謨基於貝克萊的經驗主義推導出來的懷疑主義觀點的支持：「大衛·休謨則否認在對變化的感知之後有一個客體[……]對貝克萊的論據如此擴充是非常合乎邏輯的」²¹。也就是說，貝克萊否認客體，休謨否認主體。在接受了這些唯心經驗主義論的論據後，他又「走得更遠」。博爾赫斯不但綜合了兩位哲學家的觀點：否定了物質和精神（二者都具有連續性），還否定了空間，並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了他們的思想，認為連續性，也就是時間，也不應該保留。博爾赫斯為了證明自己的這一論斷，選取了莊周夢蝶這個故事作為例子來闡述一個時間並不存在的觀點：

『在每種感知(現時的或推測的)之外不存在物質；在每種思維狀態之外不存在精神；在每個現時瞬間之外也不會存在時間。我們選取一個最為簡單的瞬間，例如莊周夢蝶的瞬間(翟理思：《莊子》，一八八九年)。大約在二十四個世紀以前，莊子夢見自己是一只蝴蝶，醒來後他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曾經做夢變成一只蝴蝶的人，還是一只此刻夢想變成一個人的蝴蝶。我們不用考慮睡醒，來看看做夢的瞬間；或者說某一瞬間。「我夢見自己是一只空中的、對莊子一無所知的蝴蝶」，古文說道』²²。

接著他說：根據貝克萊的觀點，寓言裏做夢的這一個「主觀的」過程中莊子的身體和夢中黑暗的臥室都不存在，而休謨則認為在做夢的莊子的精神也不存在，只存在「一串或一組感知」的瞬間時刻。既然消除了做夢的主體和客體，同時還消除了空間，「我們又如何把那些瞬間同夢醒的瞬間以及中國歷史上的封建時代相聯繫呢？」最後，他得出結論：「一個事件，世界上任何一個時間，其時間的確定與事件無關，並且是外在的」²³。

在這段引文中，寓言本身是忠實於原文的，但很明顯，博爾赫斯僅僅只是把這個故事作為一個可以得出他本人的時間觀的工具。要知道，莊子這段話是出現在《齊物論》這一章節中的，原文在這個寓言的最後留下了這樣一句評論：「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²⁴。正如上一節所論述的思想一樣，莊子敘述這個故事的本意只是為了證明得道時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並進一步勸誡人不應該過於在乎是非對錯，不因外物的榮辱與恥辱而放棄自己的追求。然而，博爾赫斯卻完完全全以西方哲學的思維和論點加以解讀，以此「否定一個系列事件的連續性」²⁵。

他甚至還在最後對這個故事進行了自己的引申，或者說續寫，說「我們可以想像，在不計其數的讀者中，有一位做夢成為蝴蝶，然後成為莊子。我們再想像，由於一個並非不可能的巧合，這個夢完全全地重複了大師的夢境。提出這一同一性後，有必要問：那些巧合的瞬間難道不是同一時刻嗎？」²⁶在這個續寫的故事裏，這位阿根廷作家繼續沿襲了他在前文分析中對主體和客體的否認，並且利用了他提到的萊布尼茨的不可識別的同一起原，把這些內容一致的夢境視為同一的、重複的，最終得以「否定兩個系列事件的同時性。」²⁷

第一個範例中的引用和用典是學者們公認的互文性的形式，而之後的續寫屬於熱奈特的承文性的一種，但是同時也是廣義上的互文性的體現。博爾赫斯將這一莊子的寓言編織進自己對時間的思考的文本裏，目的就是將它作為工具、例證以證明自己的時間觀：「否定時間是兩個否定：否定一系列事件的連續性，以及否定兩個系列事件的同時性。」²⁸

據記載，博爾赫斯在哈佛大學的第二場講座講解《隱喻》時，把人生如夢歸屬為一種經典的比喻類型，並

對此分別列舉了莎士比亞、瓦爾特·馮·福格威德以及莊子的名言。他評價莊子夢蝶所用到的比喻是這一類型中「最棒的一個了」。並說「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場夢，那麼用來暗示的最佳比喻就是蝴蝶」²⁹。

博爾赫斯的演講與他所談及的這部分道家故事之間構成了「評論」關係，也就是熱奈特所說的元文本性，依舊屬於廣義上的互文性。可以看出，根據這位阿根廷小說家的觀點，將把人生比作蝴蝶和夢，都是精妙且恰當的隱喻，都暗示著人生的稍縱即逝。類似的隱喻還出現在《馬賽多尼奧·費爾南德斯》和詩歌《原因》裏。

（二）梁王的權杖

梁王的權杖是博爾赫斯引用過的另一個中國傳說，在《阿喀琉斯和烏龜永恆的賽跑》的末尾，博爾赫斯在談及「無限」這個詞的時候提到了關於權杖的中國傳說：「另有一些反對討論這個如此多變的詞的古老教訓；有中國梁王君王權杖的傳說，每個新君王可得到權杖的一半；這樣權杖就少一半；雖然權杖因君王更迭而縮短，但它始終存在著」³⁰。

在現存的中國歷史、傳說或神話裏，並沒有記錄這樣一段故事，只有莊子曾記錄惠施好與人辯論時用到的一個例子與這個故事相似：「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³¹。至於梁王這個主角的增加，如這個故事的中文譯者王永年補充：「博爾赫斯可能是把它同秦始皇萬世基業的設想糅合起來，加以發揮」。

事實上，在這個故事的原文裏，莊子是用來證明惠施「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的證據之一，並認為他「施存雄而無術」，即雖有雄辯之才卻無道術，可見，莊子並不認同惠施的行為和觀點。而他隨後給出了自己不認同的原因：「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隴也」³²。由此可得，莊子不認同惠施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惠施的例證違反了常識，其二，也是莊子認為最重要的，惠施依靠自己的「小智」只為了在辯論裏取勝贏得名聲，這樣的行為違背了推崇的無視外物的「大道」，是本末倒置。因此，博爾赫斯把這個中國故事和芝諾悖論相提並論，並且視其可以用來反對對於無限的探究和思考，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原文的背景的。雙方都回避挑戰常識的例證，且深層次看，他們都反對極限的二分法所導致的相對主義。但是，博爾赫斯忽視了莊子所得結論裏最重要的一點，也是莊子宣揚淡泊名利的德行的初衷，而像他所利用的其他傳說一樣，把它轉變為了討論時空觀的工具。

三、結語

不可否認，中國哲學在博爾赫斯的作品中確實具有神秘感和異國情調，他忽略了其在原本的語境裏的表達目的，用西方思想去分析並且把它們作為自己闡述時空觀的案例或者象徵元素。然而，他並不屬於薩義德所駁斥那使得東方成為西方世界陪襯的東方主義，相反，他力求在中國哲學裏尋求自己的理論基礎並辯證地闡述。雖然在闡述過程中產生了偏差，但是在創作過程中，他沒有設置東西方的對立或者讓東方思想為西方形象服務。正如他自己在《時間的新反駁》這篇同時用到東西方哲學的評述裏說，「我為得出一個前所未有的結論而採用了貝克萊的經典手法。貝克萊和他的繼承人休謨的作品中有大量段落同我的論點相抵觸或相排斥，但是我相信我從中演繹出了他們學說的必然推斷」³³。他平等地把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哲學思想都加以改寫，為的只是給讀者營造一個在他筆下真假不分、時空無限的文學夢境。而在這樣構造

的虛構中去追求真實是捨本逐末地忽略了這位阿根廷作家獨特的寫作手法和個人特色。

研究表明,博爾赫斯和中國哲學之間的共鳴和互文性是複雜而迷人的。一方面,通過博爾赫斯對中國元素的頻繁使用,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對其作品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在引用和使用中國哲學時的創造性解釋,豐富了現代的中國哲學傳統,並促進了它在西方的傳播。

参考文献

- ①③ 巴恩斯通(編),西川(譯):《博爾赫斯談話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2-13。
- ② ZHU Jinyu. (2019). Definicion Y Recepcion De La Imagen China De Jorge Luis Borges A Traves De La Traducccion Al Chino De Cuatro Textos, p. 89. Universidad de Granada.
- ③⑦ (春秋)老子(著),湯漳平,王朝華(譯):《老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
- ④⑧⑮⑱⑲⑳㉑㉒ (战国)莊子(著),方勇(譯):《莊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2-585。
- ⑤⑥⑪⑬⑯ 博爾赫斯(著),王永年(譯):《小徑分叉的花園》,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頁74-75+137。
- ⑨⑰ 博爾赫斯(著),林之木(譯):《詩人》,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頁49。
- ⑩ 博爾赫斯(著),王永年(譯):《阿萊夫》,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頁199。
- ⑫ 博爾赫斯(著),王永年(譯):《沙之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頁117。
- ⑭⑯ 餘年順:《莊子時空觀探析》,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頁15-31。
- ⑳ 博爾赫斯(著),王永年(譯):《杜撰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頁39。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 博爾赫斯(著),王永年,黃錦炎等(譯):《探討別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頁261-265。
- ㉙ 博爾赫斯(著),陳重任(譯):《詩藝》,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頁38。
- ⑳ 博爾赫斯(著),徐鶴林、王永年(譯):《討論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頁140。

(Editors: Bonnie WANG & Joe ZHANG)